唐宋八大家文鈔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宋八大家文鈔

(二)

張伯行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三　韓文公文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魏齊梁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墨則入於老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

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掊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有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以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

不脩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焉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茅鹿門曰。退之一生闢佛老。在此篇。然到底是說得老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元不知佛氏之學。故佛骨表亦只以福田上立說。

又許嗣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脈。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鑒定。兼之其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

張孝先曰。朱子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又云。仁者本心之全德。又云。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是仁之爲仁。兼四德。統萬善。雖主於愛。而愛不足以盡仁。況立愛之中亦

有差等若以博愛謂仁恐鄰於兼愛之說而學者亦無隨分自盡之功義之合宜雖見乎外而義之裁制實由於中單以行之宜言義則遺卻心之制一邊恐混於義外之說立言不能無弊但其辯道統之眞傳闢邪說之悖謬議論煞有關係不獨文起八代之衰已也按眞西山文章正宗載程正公曰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如云軻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蹈襲前人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得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語言雖有病然自孟子以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又曰孟子而後卻只有原道一篇大意儘近理又曰原道云孟子醇乎醇又曰荀揚擇不精語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又曰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朱文公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之或問揚子韓子優劣曰各有長處韓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如原道不易得也揚子之學似本於老氏如淸淨淵默之語皆是韓公綱領正卻無他近老氏底說話又曰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極好問定名虛位之說如何曰後人多譏議之某謂如此亦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乃總名乃虛位也且須知他此語爲老子說老氏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所以原道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須知此意方看得程朱二先生有取於原道者如此惟發端二語則程子嘗曰仁是性愛是情豈可專以愛爲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愛爲仁則不

可而朱子亦曰韓愈云云是指情爲性又曰仁義皆當以體言若曰博愛曰行而宜之則皆用矣又曰博愛爲仁則未博愛之前將非仁乎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也學者卽二先生之說而參玩之則此篇大旨瞭然於胸中矣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材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

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怠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待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茅鹿門曰此篇八大比秦漢來故無此調昌黎創之然感慨古今之間因而摹寫人情曲盡骨裏文之至者

張孝先曰人心不古責己薄責人厚侈己之長掩人之善往往然矣昌黎此篇深有慨乎其言之也然士君子求其在我而已豈以悠悠之口爲榮辱哉

諍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

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爲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

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兀兀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茅鹿門曰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鍵如一線

張孝先曰詞嚴義正令人無可置喙末引傳言非爲自家避尤也正是欲陽子改過處蓋君子愛人以德望之切故不覺其言之長但以墨者並二聖而論則似有未當耳

諱辨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蓋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諱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濟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於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茅鹿門曰此文反覆奇險令人眩掉實自顯快前分律經典三段後尾抱前辯難只因三段中時有遊兵點綴便足迷人

又評古今以來如此文不可多得

張孝先曰。爭名者之毀似不待辯而明。而昌黎亦必據律引經。稽之國典。證之聖賢。所謂獅子搏兔。亦用全力者也。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大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棟。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

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當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茅鹿門曰此韓公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也其主意專在宰相蓋大才小用不能無慨而以怨懟無聊之辭託之人自咎自責之辭託之已最得體

張孝先曰持論甚正但以荀卿並孟子而謂二儒優入聖域夫孟子固不待言至荀卿敢爲異說而不顧孟子謂性善荀卿獨謂性惡甚且詆孟子爲亂天下如此之人烏得與孟子列昌黎之見謬矣然能於怨懟無聊中寓自咎自責之意堪爲恕己尤人者下一針砭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

吾知其爲牛蠶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唐荆川曰以祥不祥二字作眼目

茅鹿門曰文凡四轉而結思圓轉如游龍如驌驦愈變化而愈勁厲此奇兵也

張孝先曰朱子有云鳳凰麒麟騶虞麟趾皆載於書詠於詩其爲瑞也章章矣而或者謂休符不於祥於其仁與昌黎此篇可相發明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

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進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放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忘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愼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愼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脅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愼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愼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

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張孝先曰自修爲弭謗之端自信乃消讒之策世路嶮巇人情叵測又何暇計哉昌黎之自尤自解雖涉顧慮之私而能度人度己寫出獨立不懼處其學識非尋常所及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

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茅鹿門曰。昌黎當時抗師道以號召後輩。故爲此以倡赤幟云。

張孝先曰。師者師其道也。年之先後。位之尊卑。自不必論。彼不知求師者。曾百工之不若。烏有長進哉。

說命篇曰。德無常師。朱子釋之以爲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亦此意也。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唐荊川曰。昌黎此文。分明自孟子中脫出來。人都不覺。

茅鹿門曰。昔人稱太史公傳酷吏刺客等文。各肖其人。今以此文頌伯夷亦爾。然不如史遷本傳。張孝先曰。特立獨行。適於義。乃爲萬世標準。然非信道篤而自知明。烏能力行不惑如是。聞伯夷之風者。固宜頑廉懦立。慨然興起也。此文眞說得聖人身分出。

學生代齋郎議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於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

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恆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誠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張孝先曰。齋郎之所事者。乃學生之所事者德藝。立論有體。實所以養育人才。維持國家之本也。其曰事不習。志不專。教加少。道益貶。尤爲卓然名言。

雜說三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烏者。其貌有若蒙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脊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張孝先曰。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形似人。獸心不可測。與是說同一憤世嫉邪之心也。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尙愼旃哉。

雜說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也

張孝先曰專爲懷才不偶者長氣然士君子亦求其在我而已何尤焉

讀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張孝先曰孟氏願學孔子道自尊也荀之性惡揚之劇秦美新皆非聖人之道烏足以尊孟氏故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則並其大者皆未醇不但小疵而已惟朱子謂孟子後荀揚淺濟不得事確論也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處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張孝先曰。儀禮之書。漢初已行。自高堂生逖傳以至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故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又曰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昌黎讀儀禮稱盛。其所得於觀感者深哉。

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游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苦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張孝先曰。樂爲天下道。重爲天下惜。則李生之爲人可知。故所以舉之待之者。俾得行李生之道而後可。低回感慨。惜別情深。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就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所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跼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茅鹿門曰。借田橫發自己一生悲感之意。

張孝先曰。田橫五百人守死海島。可謂義矣。昌黎借題以舒感憤之情。推之聖人尙然。何況其他。固是弔橫。亦以自慰。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

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就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眞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强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眞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一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轆腳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如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

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茅鹿門曰。通篇情意刺骨。無限悽切。祭文中千言絕調。

張孝先曰。昌黎曾爲其嫂服三年喪。君子以爲知禮。況韓氏兩世之語。於心極不忘乎。固宜此篇之情辭深至。動人悽惻也。

薦樊宗師狀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豪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張孝先曰士君子處世以孝友忠信爲根本藝學以充其識仁恕以善其施觀昌黎所以薦樊者而立身之道備矣

舉錢徽自代狀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張孝先曰刑憲重事也非無欲則不免有蔽曰性懷恬淡曰潔靜精微所以可舉處最爲得其本矣

題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張孝先曰數行題跋而有千迴百折之勢文以情生也蓋公於歐陽生敦友誼而悲其死故託之辭以

使之不沒於後非徒文焉而已愛其文則知其人知其人則知公之所以交之者有道義之孚無死生之異所謂古道者也歐陽生哀辭世久脫炙故不錄錄其題跋於此而論之云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甄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灑灑其英暐暐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烏虖遠矣何日而忘

張孝先曰辭近騷體中有感慨不平之極思然顏天跖壽氣數適然君子不以氣數疑天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裴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虖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張孝先曰元賓爲公心友而志之如是其略何也但悲其夭而有不朽者存則孰謂之夭耶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其實錄不過十一字使人想像其心胸面目於千百載之下公之傳元賓者止此

足矣豈若後世諛墓之辭累數千言而未已者耶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輭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廬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衞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願不可强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衞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媪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媪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

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廬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張孝先曰。敍事奇崛。其刻畫瑣細處。使人神采踴躍。全是太史公筆法。銘詞尤古奥。後人無從著手。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四　柳柳州文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與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强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恆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恆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恆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恡。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

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己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卬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繢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傅說曰惟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縶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惟人之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斃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

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偪則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强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忍汙雜囂譁尙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恆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愧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己任管仲曠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旁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者虎豹之窟維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强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

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虜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惟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與大化枯槁伏匿縲紲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虀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又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己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恆人爲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疏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

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贏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疏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遑遑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愼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蒲梢駃騠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鍤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已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

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麤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茅鹿門曰。首尾二千言如一線。然强合乎道者。

張孝先曰。此書大旨以楊誨之年少氣銳。於行己處世間。不肯虛心點檢。以求合於古聖賢之道。故諄切告之。又因其來書慕甘羅終軍之爲人。遂極詆二子以爲不足學。並自敍其少年不自點檢。錯走路徑。至今悔之無及。欲誨之藉此以爲鑒戒。而毋蹈己之所爲也。此子厚閱歷眞實之言。文字雄勁精峭。滔滔不竭。若不可窺測。而約其大旨。不過如是。學者細觀之。於行己處世之間。當有激發警省處矣。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

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已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咿咿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撫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諛訣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

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庭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茅鹿門曰。子厚中所論文章之旨。未敢必其盡能如所云。要之亦本於鑱心研神者。而後之爲文者特路剽富者之金。而以誇於天下。曰吾且猗頓矣。何其不自量之甚也。予故奮袂曰。有志於文。須本之六藝以求聖人之道。其庶焉耳。

又曰。子厚諸書中佳處。亦其生平所爲文大指處。

張孝先曰。子厚不欲以師道自居。激而憤世疾俗之論不無太尖刻處。至自敍其所以爲文之本。則皆精到實詣。足與韓昌黎並轡中原。有以也夫。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

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盪滌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點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汙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福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柽楛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茅鹿門曰深識之言逼古之文

張孝先曰行文亦有詼諧之氣而奇思雋語出於意外可以擺脫庸庸之想參元以積貨而累眞材子厚以避謗而掩人善當時風俗如此卻不可解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啓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享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闊千祀何爲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奥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眞力於文章勤勤懇懇於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拖逢掖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睎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頫首絕望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幷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鯤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於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

次有文行之美質能榮榮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爲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切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荀營如實出己之德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張孝先曰崔大卿嘗稱子厚之文子厚因而求薦以爲崔之施德不必待其來求而己之拜賜不必待其成身兩意夾寫到末總見文章知己之意唐時投書獻啓以干薦舉者多子厚特稍占地步耳

濮陽吳君文集序

博陵崔成務嘗爲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鬣而廣顙。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歲其子偏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偏觀焉。其爲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爲詠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於法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於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於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茅鹿門曰。文自有法度。

張孝先曰。武陵行事大節。得於舊所聞。而文集之成章可觀。則得於今所見。末慨其行不昭。其辭不薦。蓋合兩層而收束之也。文法謹嚴。不溢一筆。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猶齟齬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纍石塞

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嵩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夸。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茅鹿門曰。古來無此調。陡然創爲之。指次如畫。

又曰。子厚集中最佳處。

張孝先曰。獨闢幽境。文與趣會。王摩詰詩中有畫。對之可當臥遊。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芳菱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儔。登舟於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

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豪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趄趄湘中爲顧頩客耶。余既委廢於世。恆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茅鹿門曰。文瀟灑跌宕。惜也篇末猶多抑鬱之思云。

張孝先曰。寫景物之勝。讌遊之樂。而末乃自發其悲感無聊之況。子厚工於文而無見乎道。內既無所得乎己。而外未免移乎物。是以當歡而悲。情詞局促如此。此君子所以貴乎知命而樂天也。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茅鹿門曰。昔人多錄此文。然亦義亦淺。

張孝先曰臣子爲朝廷司牧民之職當視民如子自然一體關切子厚以傭譬之則已隔一膜矣然傭而盡其職猶可原也傭而流於盜民其奈之何哉苟有人心者尙泚顙於柳子之言否耶

送徐從事北游序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張孝先曰通篇俱用倒跌文法此子厚著意出奇處也若順言之則曰儒者之道不徒誦說必將施於事及於物生至通都大邑成名得位之日當如是而已子厚自開別致文境一新然視韓不及遠矣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賈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茅鹿門曰。守官者當深體此文。

張孝先曰。子厚之體物精矣。取喻當矣。爲官者當與民休息。而不可生事以擾民。雖曰愛之。適以害之。是可歎也。然所謂煩其令者。雖未得愛之之道。而猶有愛之之心焉。若今日之吏來於鄉者。追呼耳。掊克耳。是直操斧斤以入山林也。豈特爪其根搖其本已哉。噫。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牖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

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

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埶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唐荆川曰此文體方不如坊者傳圓轉然亦文之佳者

茅鹿門曰序次摹寫井井入構

張孝先曰相臣之道備於此篇末段更補出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意是古今絶大議論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譽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譽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

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以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茅鹿門曰。亦風刺之言。

張孝先曰。宋清多蓄善藥。施於人而不求報。卒以此得大利。此古今大有經紀人也。而柳子特推言今之交無此人。又結言清居市不爲市道。今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市道。直是無窮感慨。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

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鞅鞅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唐荊川曰。此篇與守原議封建論三篇。所謂大篇短章各極其妙。

茅鹿門曰。此等文竝嚴謹。移易一字不得。

張孝先曰。一折一意。皆是絕頂識見。辨駁得倒。但末段謂不當束縛之云云。議論太鬆。觀伊川諫折柳方是事君之道。

論語辨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

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茅鹿門曰。此等辯析。千年以來罕見者。

張孝先曰。亦有證據。但謂盡出曾子之徒非也。蓋有子亦自有其徒。故稱子。此乃以諸弟子嘗以爲師。故稱子。未免襲太史公列傳而誤信之耳。惟程子謂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較爲有據。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轂以載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輻以蔽內。垂綏而以畋。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於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恆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卻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

氏仁義之材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沖然而有光。其爲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且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汙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恆。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逐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茅鹿門曰。子厚之文。多峻峭鐵巖。而骨理特深。

張孝先曰。材良喻質。器攻喻學。方其中所以載圓。其外所以行。此車之大體也。而衆車既非一類。卽一車之中。而又析之各有其具。猶士之通方具宜。而用無不周也。總以方中圓外爲主。體物既精。而文詞峭健。類考工記。

誇譽

凡人之獲誇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誇。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誇。何也。君子宜於上不宜於下。小人宜於下不宜於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誇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於上位。則道必弗於君。而利必及於人。由是誇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殺

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於人。由是譽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狹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太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鄙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而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於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好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茅鹿門曰。較之昌黎原毀文當退一格。然亦多雋辭。

張孝先曰。得謗得譽皆有所自。衆口附和不足信。惟以善不善之好惡爲分別。此孔氏論人大法也。此文推勘精到。後段大意言觀人者不可以謗譽而輕爲進退。修己者不可以謗譽而輕爲憂喜。尤稱

探本之論。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爲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爲名。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邱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嗣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悲。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茅鹿門曰。解嘲釋譴。諸文之遺。

張孝先曰。子厚既遭貶斥。知戚戚之無用。而姑爲浩浩。以自排遣耳。故自道其眞情而無所飾。如此。

祭呂衡州溫文

維年月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周曹家人裹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讐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

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悼乎吾兄獨取其直貫於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歿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勘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爲大甚理行第一尙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與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爲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棲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咸聽之

張孝先曰悼痛之辭不覺近於憤懣矣其文之激楚飛動足以達情而宣志是才人本色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五　歐陽文忠公文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協力之人而君臣相得謂之千載一遇之難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願行之如何伏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此二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効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協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茅鹿門曰歐陽公此時亦必聞范富所條之事恐仁宗一時不肯遽行又怕羣小內攻故先爲頂門一針語所謂拏雲手是也

張孝先曰時仁宗召用范富等乃君子道長之會歐公爲右正言上此書以堅納諫之心杜聽讒之隙惓惓忠愛蓋有合於大易扶陽抑陰之義矣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紊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愼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納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舉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臣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搆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爲

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於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聖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摭紳公正之論。早罷昌朝。還其舊鎮。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茅鹿門曰。貓之捕鼠須咬頸。公之彈劾昌朝卻本所薦引之路攻之。仁廟焉得不動心。

張孝先曰。昌朝交結近侍。日進譽言。人主不覺信而用之。公此劄論昌朝之奸。先使人主分別所譽之爲何人。最得開悟君心之道。其言詞和平委曲。使聽者不逆於心。而油然以解。論事如此。尤可爲法。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

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維。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偪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

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檻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諍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未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

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茅鹿門曰。歐公至言。

張孝先曰。言事之文。必先以情理反覆開陳。則人事自分明矣。此篇中一段論人臣進諫。有時勢難易不同。又一段言人主聽言須分別邪正公私。皆先從情理處說破。使人主心下分明。然後入題。言介等此時敢言大臣是爲其難者。其疏章彈劾。乃出於正。而不出於邪。出於公而不出於私。介等氣節如此。自不宜貶。然後將諸人立朝本末。分疏一番。乞賜召還。以開言路。自然迎刃而解。此言事之妙也。中間論聽言一段。詳盡明切。尤爲千秋龜鑑。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賢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効。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幸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沈默端正。守節難

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沈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閒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尙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恩榮未知報効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

茅鹿門曰王荊公學行屬望固似不難而呂申公則歐公所仇而屢斥之者今舉其子可見公之公乎正大矣

張孝先曰臺諫之職緘默取容者固不足以居之而輕躁喜事其失尤甚公所薦二人取其沈默端正守節難進所以抑多言干進之弊也亦可以知臺諫之不易居矣

薦司馬光劄子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愼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

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茅鹿門曰。司馬公之不伐。歐公之推賢。可謂兩得之矣。

張孝先曰。歐公與韓忠獻同定策立英宗。其功大矣。乃此劄推本於溫公知諫院入對時。請選宗室爲繼嗣之言。歸功於公。其推賢讓善公忠爲國之心。千載猶可想見云。

乞補館職劄子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職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

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列如別劄欲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迂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今取進止

茅鹿門曰按宋制館閣取士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疇勞一路也而其外又有制科召試以待非常之士而今獨有高第與庶吉士兩項而已餘則並不可得

又曰是大體要處

張孝先曰用人之道不當重材能而輕儒學可謂深識治體之論

乞添上殿班劄子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以來羣臣不得進見今聖體康裕自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悅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曾得上殿奏事今雖邊鄙寧靜時歲豐稔民無疾厲盜賊不作天下庶務麤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游心清閒頤養聖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右論思獻納委任之臣豈可曠隔時月不得進見於前不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臣子之於君父動經年歲不得進對豈能自安今欲望聖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三班銓司不引人則許臣寮一班上殿假以頃刻進瞻天威不勝臣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閤門施行仍約束上殿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訴理功過及細碎閒慢等事上煩聖聽或乞約定上殿時刻所貴不煩久坐

伏候敕旨.

張孝先曰.天澤之分雖嚴.而手足腹心相待一體.豈可曠隔時月.不瞻天顏.此公所以惓惓上請者.誠忠愛之至情.而亦寓防微之深意也.

議學狀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愼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尙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鄰里.聞於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

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鄰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愼而有次第。然後矯僞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閒。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爲閒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概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眞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鄰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尙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可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歷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邱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

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饌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其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以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茅鹿門曰。議論有深識。當與朱子議貢舉等文參看。

張孝先曰。所論建學取士之制。古今不同。有原有委。其曰設教以漸。效遲而功遠。四十始仕。用其半生爲學。又廣察以鄉里之舉。選爲學既勤而久。取士者又愼而有次第。可謂深得三代遺意。而今之議欲驟復古制。失於迫而不詳。隘而不廣。開矯名飾行蹈利爭進之風。甚至黨禍從此而起。皆灼見末流之弊。而古制之難以驟復也。彰彰矣。至於兼採四說。而曰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自是不易之論。但惜其意之未備。而義之未精也。必若明道先生之論。乃爲詳盡。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

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埽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乎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愚按明道此議。本末兼該。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莫此爲要。果能力舉而行之。可以會通今制。而復古道無難矣。

辭樞密副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豪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仍加食邑。實封散官。勳賜如故者。成命始行。驟驚於衆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竊以樞要之司。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贊於萬機。禮遇均隆。號稱於二府。顧任人之得失。常繫國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强。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古學。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聖明。擢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厝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閒處。故自叨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於十請。瀝愚誠而懇至。被明詔之丁寧。雖大度並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羣

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伏遇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並選憐舊物以不遺然而致遠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者猶得爲明敢冀睿慈察其迫切俾回渙渥更選雋良如此則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張孝先曰辭讓出於至誠非矯飾者比觀其文自見

乞罷政事第三表

臣聞士之行己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奬於羣公嘗愧虛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疏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寃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邱幅巾衡巷以此沒地猶爲幸民況乎擁蓋垂禮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効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惟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閒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張孝先曰公性不避衆怨英宗嘗稱之矣至是以蔣之奇之讒力解機務其自敍處懇惻而不傷於激非惟立言有體而忠愛之誠與潔身之義具見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叨勝隕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黷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効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竊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慚恨何可勝陳

茅鹿門曰寫情輸悃之言

張孝先曰寫朝廷保全眷愛之恩眞覺圖報無地末陳乞休意惋惻動人

上范司諫書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

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茅鹿門曰勝韓公爭臣論

張孝先曰諫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若依違觀望則失其職矣公在諫院諤諤敢言不避忌怨讀此書可想見其風節慷慨非不審己而徒責人者

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

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辨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眞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輭。稟之於天。不可勉强。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憫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

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職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塞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册。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茅鹿門曰歐公惡惡太過處使在今日恐不免國武子之禍也

張孝先曰不能出力救希文猶不足責反詆希文不賢當貶以飾己不諫之過此其深可痛責者也公此書探其隱而刺之四面攻擊直令他無逃閃之路蓋激於義憤不自覺其言之過直也至今讀之猶使人增氣謂其惡惡太過而懼其獲禍是將以巽懦爲老成而後可也豈知公者哉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爲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也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於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茅鹿門曰識好

張孝先曰春秋始終亦自有義所當用心若曰盡其所得修之而止則聖人無乃太草率乎推之詩自關雎至魯頌書自堯典至費誓其起止亦各有義義無所不在也不可謂義在春秋不在起止即此篇所云聖人著書足以法世不窮遠之難明亦即春秋始終之一義也公特厭衆說之支離而欲盡

堉之故其說如此。

朋黨論 在諫院進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

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辯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茅鹿門曰。破千古人君之疑。

張孝先曰。朋之一字本非惡也。自小人欲傾君子。無可爲辭。則概以朋黨目之。而思欲一網打盡矣。得公此論。爲朋黨名色昭雪分明。使人君辨其爲君子之朋耶。小人之朋耶。果君子也。則非惟不嫌其有朋。而且惟患其朋之不衆矣。非惟不嫉君子之有朋。而直欲以其身與之爲朋矣。其論小人無朋一段。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眞如鑄鼎象物。至君子之朋。則以堯之十六人。舜之二十二人。武之三千人爲言。可謂創論。而實至論。其法與孟子論好樂好勇。文王之囿等篇。同爲千古不刊之文。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

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茅鹿門曰。曲盡人情。

張孝先曰。只求名兩字。勘破太宗之心。便將一段佳話。盡情抹倒。行文老辣。不肯放鬆一字。眞酷吏斷獄手。

五代史周臣傳論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弈。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弈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樸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歷。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昔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强其不能。以暴其短惡。

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茅鹿門曰名言

張孝先曰生材者天也用材者君也天下未嘗乏材用得其當則成大治矣良匠無枉材弈秋善下子

周世宗得王樸且然而況聖主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二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眞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親戚之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

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近。則爲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

茅鹿門曰。文甚圓而所見世情特透。

張孝先曰。痛切言之。盡情盡態。使人一覽了然。反覆推求。而無幽隱之不透。歐公善於論事。其文類然。此可與上篇朋黨論參看。

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

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抶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茅鹿門曰通篇如傾水銀於地而百孔千竅無所不入其機圓而其情巧

張孝先曰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以近習之人而忽之所謂辨之不早辨也及其輾轉不已陰日長而陽日消主勢既孤而忠臣義士無所効其力豈非馴致其道以至斯極乎歐公之論切矣